

# 临界

刘育新  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临界

刘育新  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临界/刘育新著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1999

ISBN 7-80605-802-8

I. 临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9045 号

临 界

刘育新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5 印张 4 插页 463 千字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

---

ISBN7-80605-802-8/I·696

定 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065)

## 临 界

## 楔 子

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凌晨。

斗转参横，风云突变。剽悍的西伯利亚寒流，骤然入侵我国东北地区。乌龙山下阴云密布，朔风怒吼，高天上黑云倾轧，怪影幢幢，有的形似苍狗，有的状如羔羊。千家万户的炊烟还未升起，天上却纷纷扬扬飘下一场大雪来。正在这时，乌龙市西街有两个小男孩降落人间。生儿育女乃是件极平常的事，可是此时却透出极大的不平常来。原来小生命呱呱坠地之时，正是农历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时，即虎年虎月虎日虎时。

起初，乌龙街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生辰八字。事隔若干年后，两人各自弄出不少事来，时不时给乌龙人带来不大不小的轰动。于是人们开始注意他们与人不同之处。最后落在神秘的四柱上。原来卦书上管那奇特的八字叫做“天地一字造”。有人说，这种八字要六十个花甲子即三千六百年才循环一次。还有人说只要六百年就可以重现一回。还有说要一十三万两千四百年一轮回的。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。有人画了图，有人列了表，还有的用硬纸板做了四个大小不等的轮子，钉在黑板上，日夜转动。人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，各不相让，带动了学习和研究预测学的热潮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。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中期。这一日天气晴朗，和风宜人。乌龙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一派升平景象，下午两点多钟，有三辆小轿车从关东大酒楼开往市委大礼堂。大礼堂的九百九十九个座位座无虚席。舞台上方，大红会标写着醒目的黑体字“热烈欢迎易学泰斗齐悟尺先生光临本市讲学”。来听报告者成分复杂，有秃发焗油的经理、西装革履的干部、戴近视镜的老师、抱竹竿的算命瞎子……各色人等，都静等大师精彩的讲演。听到轿车鸣叫，又见一行人等十分潇洒地步入礼堂。为首一位气宇轩昂、高视阔步。这人年过不惑，面色红润，头发油黑，双目有神。市文联主席吴宏声主持会议。他坐在讲台前，首先介绍了齐先生的非凡经历：

“同志们，今天，我们乌龙人有幸认识这位当代易坛泰斗、星相大师齐悟尺先生！齐先生是五代十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、星命学家齐子平的三十九代贤孙。齐先生的经历超凡，当过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商人和干部，后来专门研究《易经》，自学成材，独树一帜。因为偶然遇到一位白胡子老者，和他作彻夜长谈，了解到《易经》的神秘功能和深奥哲理。齐先生知识渊博，涉猎广泛，对当代最新科学知识了如指掌，天才地将现代科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，对《周易》研究有新的突破。著有《现代风水学》以及《周易与现代高科技》，可以说光前裕后，达到顶峰。齐先生经常到国外讲学，去年去坦桑尼亚、不丹，今年去尼泊尔、毛里求斯。国际誉为‘世界易学泰斗’。名字列入葡萄牙哲学院编写的《世界名人大辞典》里。下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齐先生给我们作学术报告！”

会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齐悟尺走上讲台，他目光炯炯，精神奕奕。轻轻吹了一下麦克风，清清嗓子，说了句

“那么……”

会场鸦雀无声，静谧肃然，人们静待下文。这时，有人故意放了一个响屁，这屁声音特大，几乎全场的人们都听见了。人们却都装做没有听见。近处的人忍着奇臭，没有一个人去捂鼻子，也没人咧嘴。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，学生模样，忍不住要笑。但她咬了咬牙，终于忍住了，和别人一样，把明亮的目光投向更明亮的讲台。

“那么，刚才，吴先生对我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，要详细说几个月也说不完。我所以成就独特、荣誉崇高，主要是得益家族的优势，我家老祖宗齐子平，发明用天干地支代表出生的年月日时，即四柱预测命运。世代相传下来，到了我这里，将现代科学和预测学相结合，明确指出四柱中储存着每个人一生的信息。它与自然界相互生、刑、克、冲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决定着每个人的吉、凶、祸、福、富、贵、贫、贱以及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从皇帝到乞丐谁也逃脱不了。我曾预测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必死于一九八五年的农历二月初八，结果一天都没差。这事震惊世界，我国政界高层人物多次接见我，让我预测有关问题。去年我去南洋讲学，新加坡首富巴尔刚先生见我预测准确，请我做经济决策顾问。凡是开国皇帝、大国首脑和世界级财团董事长都请预测家给他们当高参顾问。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。下个月我就去北京……”吴宏声带头拍了两下巴掌。齐悟尺也微微含笑为自己鼓起掌来。在他们带动下，台下也鼓起掌来，掌声七零八落、此起彼伏，渐渐平息下来。

齐大师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更加高亢地说：

“那么，下面我要讲的课题是《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奥秘》。”

主讲人洋洋洒洒地讲述古人用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时辰

的科学道理：“那么，子时就是深夜十一点到次日一点，老鼠在此时最为活跃。所以用鼠代表子时。同样道理，牛在丑时要下地耕田，虎在寅时出来伤人……”

突然，齐牯尺张大嘴巴呆在那里。人们看到一位白须老者从台下一纵身跳到台上。所有的听众为之惊愕。大家第一个念头便是，齐先生的恩师驾到，都等待瞻仰大师离座参拜。可是那大师却高坐如故。老者身轻体健，三两步走到大师身边，一抱拳，说声“请教！”

老人声若洪钟：“请教齐大师，你讲究了半天十二属相，不知根据都是什么？”

“根据现代科学，解释古人思想。”

“我看有点儿不对劲！”老人对着话筒说话，听众听得非常清楚：“你说老鼠子时最活跃，我家那窝耗子十点钟就开始折腾了。”

台下爆发了洪水一样的笑声。老人继续说：“你说群龙辰时治水，我看不见得。龙那玩艺，想什么时候下雨，就什么时候下雨。昨天夜里还下了一场雨呢！”

又是一阵哄笑。人们前仰后合，笑得非常开心。

“按你那科学，辰时应该属鸡！鸡在早晨就打鸣嘛！你又说丑时牛出工耕田，那时人正睡着大觉，谁赶着牛去耕田呢？再说，牛耕田马就不耕田了？为什么叫丑牛午马？马怎么就那么懒，直到晌午才出工？”几句话说得大师哑口无言。

这时台下大乱，台上却鸦雀无声。齐牯尺早已乱了方寸，掏出手绢擦汗。吴宏声过来要拿话筒。老头大喝一声：“慢！”

台下静下来，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台上。老头斩钉截铁说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来：“格念，你这金买卖架弄的也太罕了吧？报的蔓子全是老兴，小心卯地！”

老头说完，轻轻跳到台下。走了几步，回头朝齐牯尺看

了一眼。这目光好似飞出的一把钢刀。大师低头掩面，慌慌张张逃往后台。老头好像耗尽了精力，立刻变得苍老起来。他缓缓步下讲台，蹒跚地走出礼堂，消失在乱哄哄的人群中。

会场像开了锅，人们议论纷纷：

“好好一个学术报告会，让一个干巴老头搅黄了。”

“这老头可不一般，学问不小！”

“好像还会说黑话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是谁？乌龙西街的老蕴头呗。”

“还得说姜是老的辣。”

“咱乌龙市有能人哪！”

## 第 1 章

三十四年前，那个朔风猎猎、大雪纷飞的早晨，两个产妇正受着折磨。其中之一就是老蕴头的女儿蕴静。当时蕴静在一百商店当营业员。她躺在炕上，肚子拧着劲一阵疼似一阵，额头上不断滚下黄豆大的汗珠。她尽量忍耐着，不想轻易惊动丈夫。可是这次腹痛比前一次厉害得多，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丈夫惠志学猛地醒过来，他看见蕴静脸色苍白，听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：

“我觉病了！”

“我就去找医生。”说完，他急忙蹬上裤子，穿上衣服，抓起帽子，冲出门去。边走边系扣子，小风刀子一样往大脖子里钻。天阴沉低矮，大块大块的乌云像要崩塌下来。风从灰色的云缝里挣扎而起，卷下细碎的雪花。雪越下越大。惠志学缩着脖子，一蹴一滑来到妇幼保健站。见那房门紧闭，门上用按钉按了一个纸条，纸条随风抖动，哗哗地响，惠志学划了根火柴，双手拢起，凑上去看那字条，上边写着：

值班大夫因公外出，一会就回来，有事请稍等。

西城街妇幼保健站

惠志学只好在门口等候。风呼啸着，把大片大片的雪花扬进他脖子里。他很冷，也很饿，后来就划了根火柴，点燃

一支迎春牌香烟来吸。他忘记了带围脖，可没忘记带烟。因为上衣兜里无论春夏秋冬老是有一盒迎春烟和一盒火柴，只有过年那几天才换上大前门。惠志学喷出一口烟雾，心里琢磨，这事也怪，大夫有公事外出，又不是接产。接产不能一会儿就回来。不接产又有什么公事？天还没亮，又是大雪天，肯定是回家办私事。

值夜班大夫叫崔桂花。她凌晨外出，还真是为了公事。原来在蕴静第一次肚子痛时，和惠家隔一条胡同有个曲家，三十几岁的产妇和乃平自己生下个小孩来。那时天还没下雪，风吼得正紧，和乃平躺在被窝里做梦，梦见自己在大街上憋了泡尿却找不到方便的地方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又有轰轰隆隆行驶的汽车。她找不到地方排泄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一个激灵醒了过来。她披上棉袄上外面去，屋地本来有个尿盆，是个用旧了的脸盆。男孩子都挺大了。她有二三年没有在屋里解洩了。就是数九寒天，也坚持到外面去。她没开电灯，穿着衬裤，趿拉着鞋，走到院子里，她身子格外沉重，腿也有点不听使唤，蹲在雪地里小解之后，却站不起来。挣扎着往前挪了两步，蹲着不动。她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于是双手死死地把着木头桩子，咬牙坚持着，一阵疼痛，又一阵轻松，很快就生下一个孩子来，就像一次大便一样。孩子落地，她出奇地疲倦，双腿瑟瑟地抖。她感到有寒风从下体吹进来，激灵打了个寒战，自语道：“好冷啊！”她听见上下牙齿相撞的声音，像铁碰铁，非常清晰。她又听到婴儿的哭声，哭声距她很遥远。和乃平咬咬牙，黑影里抓过铁锹，砍断脐带，尿泊里捡起孩子，用右手抱着，左手拽着棉袄领子，三四步就闯进房门。她给屋里带进一股冷风和一股血味。和乃平第一件事就是摸黑拉亮电灯，昏暗的灯光照亮婴儿。那孩子黏湿干瘦，通体紫红，像只无毛的老鼠。他紧闭双眼，青蛙游水

一样双足乱蹬，裆间的小鸡儿冲天直立，好不醒目！和乃平看了骂道：“又是个死小子。”她盼望生一个姑娘，把希望寄托这孩子身上。现在她彻底失望了，她感到一阵昏眩，忙爬上炕。丈夫曲春生被小孩宏亮的哭声惊醒，睁开眼睛，见他和老婆中间多了个不断啼哭的婴儿。

“你生了？”

“生了。”

“你可真痛快！”

“给你省了六元钱。”

曲春生歪着脖子喊：“省个屁！呆会儿还得把接生婆找来。”

“都完事了，找她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开出生证！现在家家粮食不够吃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家老人死了不消户口？又有多少人家没生孩子假报户口？不开出生证，能给你二十七斤半粮食？真是！”

曲春生吵得很凶，惊醒了熟睡的三个孩子。二孩子曲有文揉着眼睛看新生的小弟弟。睡在炕梢的大儿曲有武翻了个身，脸冲墙又睡了。

产妇说：“你给我倒碗水，渴死我了。”曲春生就给她倒了一碗白开水。妻子咕嘟咕嘟喝了，委屈地说：“知道这六元钱省不下，把他生在炕头上有多好，暖暖和和的！”

崔桂花听曲春生说完情况，在门上留了纸条，就跟着去他家。进门掸掸身上的雪，看了一眼闭眼嚎哭的新生儿，说了句：“长大准不是个省油的灯！”又看了看产妇，见她紧闭双眼，脸色白中透青，眼睑已经浮肿。给她开了药，又匆匆写了出生证，收了钱，留下药急急忙忙离开曲家。

街上的雪越积越厚，崔桂花走得非常吃力。天暗人定，街上静悄悄的，马路两旁的店铺都在雪中沉睡。她右手按在胯

下的卫生箱上，左手握着手电，一甩一甩的。手电的光束在灰暗厚重的雪幕上凿出一个白亮的隧洞来，清亮的光线下，白色的雪花纷纷乱舞，十分好看。眼看就要到保健站了，黑影里突然蹿出一个人来，把崔大夫吓了一跳。她尖叫一声，忙把手电光柱对准那人。那人惶急地喊到：“快，崔大姐，我家娘们要生了。”

崔桂花照定了那人的脸，原来是馅饼铺的惠志学。她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吓了一跳！”

惠志学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快，我家娘们……”

“我刚从下边上来，水还没喝一口。”

“到我家坐了，糖水沏上再说。”惠志学说着顺手抢过卫生箱，自己背了，拉了助产士就走。崔桂花抽出手来，到门前撕下那纸条，回身跟着惠志学一路小跑到他家，一推开门，惠志学就闻到一股腥甜温热的血味。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妻子，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跺着脚放声大哭。连临床经验丰富的崔大夫也感到问题的严重，惊慌不安。只见产妇双目紧闭、面色铁青，下身一丝不挂，四仰八叉地躺在血泊中。大夫知道这是临产大出血所致。孩子已经生下，但却找不到婴儿。崔桂花忙打开卫生箱，拿出不锈钢镊子，从血泊里挑出脐带来，这条脐带弯弯曲曲，一直通到乌黑的陶制尿罐。她捡起那个小东西提在手里，阴沉着脸问：

“要大人还是要孩子？”

惠志学面对女大夫咕咚跪地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都要！我的姑奶奶，你救救命呀！”

大夫命令他快生火，惠志学爬起来去生炉子。手脚哆嗦着，不听使唤。崔桂花试试蕴静鼻息，尚有微微的热气。忙回头从卫生箱里拿出剪子，“咔嚓”一声剪断脐带。那只大手依然高高地提着孩子。惠志学小心翼翼地打开炉盖，放进

细碎的木柴，用半张报纸点着，竟没有一丝青烟。他放进大块木柴，撮了锹煤，手拿炉钩，却弄不开炉盖。抑制不住心里一劲突突，他盯着崔大夫，见她右手食指撬开婴儿小嘴抠了两下，抠出一团白色的黏液。使劲一甩，黏液像一口黏痰“啪”落在地上。又见她用大手照孩子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拍了三掌。他期待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那孩子却一动不动，像条死鱼，脊背上泛着紫色的光。惠志学的手颤抖着，一锹煤全都撒在地上。他看见乌亮的煤块滚到妻子苍白的手指旁，就俯下身去，要搬动躺在地上的妻子。崔桂花一声断喝：“别动！”

惠志学急得直跺脚。再看时，只见女大夫抹去头上的汗水，双手托着婴儿，和小东西嘴对嘴地吸气，他听到一阵咕噜声，只见女大夫一手拎着孩子，一手叉开巴掌，照着小玩艺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又是三掌，停了一秒种，只听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惠志学手里的一铲煤全撒在地上。他看见倒提的孩子小手乱摆，两腿之间咖啡色的小卵子和朝天锥的小鸡，激动地扔下煤铲，坐在地上大声干嚎起来。崔桂花两下巴好孩子往炕上一扔，像扔一个枕头，她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算你小子命大，若不是遇到我！”

女大夫见惠志学咧着大嘴哭不像哭，笑不像笑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哪像个老爷们，过来，帮我把她抬上炕，你搂着她的肩膀，慢点，高抬，对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！好！”

惠志学已经满头大汗。他看见妻子的臀部有血水流出来，肚子里像塞了冰块，从心里往外冷，直冷得浑身发抖，手也凉了。他想去生炉子，还想收拾地上的血污。但他什么都没干，他冷得上牙打下牙，得得乱响。他呆呆地看着大夫抢救妻子。崔桂花拿出针管装上药，用酒精棉球在蕴静屁股上蹭了几下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强心剂！”打完，放下药针，又

拿出一个针管，打开一个小药瓶，抽了两只红色的药水，用酒精棉球蹭了蕴静的屁股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止血药——仙鹤草素。”接着她换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针管，一连打开五支葡萄糖，加了两支维生素C在蕴静静脉上注射了。然后她开始擦产妇身上的血污，她擦得很仔细很净，擦完给她盖好被子，三个手指放在产妇的寸关尺上，闭目诊查脉象。突然，崔桂花睁开眼睛，对惠志学挖苦地说：

“你可真行，到现在没点着一个炉子！想把她冻死怎的？”

惠志学忐忑不安地问：“怎么样？没危险吧？”

“不好说——你马上生好炉子，看这屋多冷！”

“我、我这手不听使唤。”

“你把炉子生好，烧了水，她也该缓过来了。”

惠志学如获圣旨，三下五除二生着炉子。炉盖的缝隙闪耀着红亮红亮的火光。他提来一壶水，坐在炉子上。然后收拾地上的血污，还不断地抬起头来看看炕上的两个女人。那大夫眯缝着眼，似乎把精神都集中在蕴静的脉上了。蕴静双目紧闭，嘴唇黝青。炉上的水壶“哧、哧”地响着，壶嘴冒着白气。“水开了。”惠志学说着忙沏了两碗红糖水，一碗递给崔大夫，说声：“你喝！”又端起一碗，拿调羹调着，还不断嘶嘶哈哈地吹凉气，拘谨地问：“喂她点儿糖水行吗？”崔桂花接过水碗说：“再等一会儿，她会要水的！”

说完，一手端碗大口大口地喝水，另一只手的三个指头仍在病人的腕子上。她不紧不慢喝完一碗水，放下碗命令道：“把那碗水给我。”

她接过碗，舀了一匙水，放在嘴边试试温度。只听产妇轻轻地呻吟一声，细微地说了声：

“水。”

惠志学扔了笤帚，两步蹿到炕沿，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啊啊

啊……”

崔桂花饮了病人两匙水，蕴静闭着眼孩子一样喝了。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崔大夫，又看了一眼丈夫。而后她就轻轻地扭动脖子，吃力地转动着眼珠，像在寻找什么，崔桂花对惠志学说：“孩子，快把孩子抱过来！”

惠志学笨手笨脚抱起孩子，递到妻子眼前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小子，生了个小子！”

蕴静看着胖呼呼的小男孩，双眼涌出热泪。

“多亏崔大姐，救了你和孩子两条命！”

“我再晚来一步，大人孩子全完蛋了！”

蕴静感激地看着她说：“大姐，你是我们娘们的救命恩人！我家祖祖辈辈……”她用冰凉的手指无力地捏着崔大夫的手。崔桂花拿出两支百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，打开倒进小碗，叫惠志学兑了点开水，用小匙调了，喂那小孩。一边喂着一边夸奖：“好家伙，方头大耳，天生当官的相，像谁？像咱商业局的邝局长！”

惠志学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邝局长是我姐夫。”

产妇的脸一下子变白了，嘴唇哆嗦一下。惠志学看孩子吮吮糖水的小嘴非常可爱，没有察觉这细微的变化。

“我接产接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遇到这么富态的孩子，长大准能当官！”

说完她就去洗手，嘴里还在夸孩子。她很快收拾好器具，装进卫生箱。惠志学一把夺过小箱子，递上一盒蛋糕说：“你先垫巴垫巴，我马上就做饭，不吃饭绝不让你走。”

“我也真饿了，有蛋糕有糖水就行了。你先给她熬碗小米粥！”

惠志学忙去淘米做饭煮鸡蛋。小火炉哗哗直叫，水壶的热气越冒越大，喜气洋洋地。女大夫大口大口地吃蛋糕，剩

下一半，用纸包好，说：“这些给我家胖丫拿回去。”惠志学看看收据，连药费带接生费共计九元八角。他拿出一张十元券交给崔桂花，把找回的两角揣起，又掏出二十元钱说：“大姐，这点儿心意请你收下！”崔桂花推辞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不是我不要，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么着吧，咱以实为实，我收十元。”惠志学说：“你要是瞧得起你兄弟，就都拿着。”崔大夫说：“拿你十元，也是头一回。再多是不能拿了。”惠志学只好说：“以后慢慢报答吧。”女大夫乐颠颠地走了。惠志学送出门去，千恩万谢。回来，给妻子盛小米粥扒鸡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蕴静喝了粥，面色渐渐泛上血色来。她老是偷眼看着丈夫，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双手托腮，默默地想着什么，就怯怯地问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丈夫所答非所问：“就叫他长盛吧，长久的长，兴盛的盛！”

炉子上的水壶吱吱响着，白色的热气给屋子增添了温馨；桌上的五灯收音机播送着优美的步步高乐曲，碧绿的猫眼闪动变幻，非常好看。极度虚弱的蕴静闭着眼睛，不住轻轻地抚摸着婴儿嫩嫩的小脸。疲惫不堪的惠志学躺在炕梢，呼呼睡去。

崔桂花怀里揣着钱，匆匆往妇幼站走。雪早已停，风也住了。她在心里骂道：“这场大雪，就是给这两个小王八羔子下的。”

她背着卫生箱走到十字街角，忽听后面有人喊她，回头一看是今天凌晨开出生证的产妇曲家媳妇。在屋里看着还差，一到外面，脸色显得更加憔悴。她额头上围着一条旧毛巾，腋下夹着个带补丁的面袋子。崔大夫心里纳闷，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刚生下孩子就往外跑，大冷的天不怕做病？话就脱口而出：

“大冷的天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呀？”

“给刚生下的小王八犊子落户口去。”

“忙什么哪？”

“怎么不忙？一帮小子，一个比一个能吃。”

崔桂花嘴里支吾着，心里感叹：生了孩子，连两个钟头都没趴上，就爬起来往街上跑！这个娘们的命也够苦的了。

和乃平走进派出所，站在门口踌躇着。屋里的广播正在播送：“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，是统帅，是灵魂，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……”

民警小徐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不知是在听广播还是在闭目养神。

和乃平站了一会儿，头有点晕，就壮了壮胆子喊道：“老徐。”

她想叫老徐比叫小徐好，这是对他的尊重。小徐撩开眼皮，看了她一眼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前几天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与姑娘见了一面。姑娘对介绍人说：“这人看上去面相太老。”以后就再没和他相会。听到那女人又叫了声“老徐”，就没好气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给小崽子落户口。”她递上出生证和户口本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曲有钱。”

“不问外号，不问小名，问大名。”

“小名叫小四，大名叫曲有钱。”

“哈哈，有钱，这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也觉得不对劲……是他爸给起的，他说穷了一辈子，就叫他曲有钱吧……我也觉得不对劲。”

“不对劲怎么不重起一个？”

“我也不会起名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小徐拿起话筒说：“喂，你哪里？啊，是司